

尚書詳解

四



尚書詳解卷五

宋

夏

僕

撰

益稷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  
孜孜

臯陶前既已陳謨帝于是呼禹使汝亦陳善言禹既  
承命于是拜而嘆美謂臯陶之謨既已盡善夫何言  
哉惟思曰孜孜奉臣職而已揚子雲曰禹以功臯陶  
以謨當舜之時禹臯陶之事君各以其能自致于上

臯陶陳謨不敢自許其功大禹成功不敢自許其謨  
故帝雖命陳昌言而禹謙遜不敢卽承命而遂言者  
其意謂臯陶之謨既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恐  
不逮其何以有加于臯陶此正禹不敢自任能言之  
責也以下文歷陳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等事乃  
因臯陶問其所以孜孜不忘之意故一一言之實非  
自夸耀其治水勤勞如此也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既不敢以能言自任而謂我惟思日孜孜奉臣之  
職故臯陶于是吁而疑怪其事謂禹非不能言故繼  
以如何所以問禹所謂孜孜者果何事也禹既承臯  
陶之問于是言孜孜之事謂洪水之時其勢漫天浩  
浩然盛大包山襄陵下民遭此水災憂愁困苦至于  
精神昏惑雖墊陷沉溺亦不自知我于是乘此舟車  
輶櫟四種之載以隨行其山刊除其木開通障蔽然

後致功是時益實掌火焚烈山澤助我治水我又念  
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乃與益因其焚烈所得鳥獸進  
之于民使食之以充饑蓋鳥獸新殺者謂之鮮故言  
奏鮮食也但四載之說解者不同或以謂鯀九載績  
用弗成兗州言十有三載乃同是九載之後乘以四  
載是爲十三載其實禹之代鯀乃四載而成功世多  
喜此說蘇氏謂詳味本文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是禹  
自謂駕此四物以行山林川澤之間非通九爲十三  
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舜之

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殛鯀而後禹興則治  
水之年不得與鯀九載相接兗州之功安可通九爲  
十三乎大禹言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  
弗子惟荒度土功是禹娶在治水之中而生啟亦在  
水患未平之前夫禹服鯀三年之喪自免至娶自娶  
至有子自有子至能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載中乎  
况兗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蓋指兗州之事非謂天  
下共此十三載也惟孔氏謂四載爲水乘舟陸乘車  
泥乘輶山乘櫟而史記尸子慎子漢溝洫志所載亦

與孔氏大同小異竊意秦漢以來必有師傳其說可信水乘舟陸乘車諸家皆然惟泥乘輜史記作擣音蕤慎子及溝洫志作毳山乘橐史記作權溝洫志亦作榻然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輜擣毳一物也楯以版爲之其狀如箕以擣行泥上橐以鐵爲之其形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蓋禹治水之時以此乘之以之履山川踐行險阻之具也禹旣乘此四載隨山刊木以除障蔽然後治水之功可施自予決九川以下又禹申言其孜孜治水之事

也史記以此決九川謂卽禹貢導弱水以下蓋弱水一也黑水二也河三也漢四也江五也沈六也淮七也渭八也洛九也要之不必如此之泥但所謂決九川者蓋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通之使距于海也史記旣謂導弱水以下爲九川故說者遂以此距四海導弱水入于流沙爲四海導黑水入于南海爲南海導河積石後言此播爲九河入于海爲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爲東海竊謂亦不必如此泥要之言決九川距四海但謂決九州之川使各因其勢以歸于

海故以四海言治水之法先大而後小先下而後高使大水有所歸然後小水有所入理勢當然禹之治水先決九川距四海則大者已有所歸矣故此又濬畎澮使得達于川則小水有所入焉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

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今獨言濬畎澮距川不言其餘者舉大以包其小也禹旣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水旣退而地利可興亦有魚鼈可食故禹于是與稷奏進其艱食鮮食而使民得其口體之養焉艱食一說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故謂之艱食蘇氏又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而得之艱難者謂之艱食若古者凶年飢歲民有拾橡栗卽食桑椹取給蒲羸以充饑者卽此艱食之類是也二說皆通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上言刊木而奏鮮食是除木

所得故知益所進爲鳥獸之肉此言決九川而奏鮮食是決川所得故知稷所進爲魚鼈之肉也陳少南謂益稷奏艱食鮮食于民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有芳爾此說極當禹既奏艱食鮮食以救民阻饑于是又使之勉于遷有之無互相資給使有居積者得以貿易如魚鹽徙山林林木徙川澤既懋遷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安坐而享粒食之利粒食既足萬邦自然各底其治蓋禮義生于富足盜賊起于貧窮故也舜使禹陳昌言禹讓不敢

當能言之責故以孜孜自任至臯陶問以孜孜之事禹乃反覆陳其躬行之實而其所言皆根極至理雖曰陳其所行實天下之至言也故臯陶所以有俞而師汝昌言之說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俟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禹前既陳洪水之初已與益稷盡力營治終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至此稱都以嘆美其治且戒帝使

慎乃在位欲帝不以天下已治而不思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禹與益稷併力治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雖無可憂者然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雖多難人皆知其難而焦心勞思共拯救斯民今也已安已治一無所難人情既玩其所可樂而忘其所可戒已治已安者或不可保故禹所以一言蔽之曰帝慎乃在位也董仲舒謂堯舜禹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豈非有見于此乎禹之言既在于居安不忘危故帝

所以俞而然之也帝旣然其言禹于是又言其所以慎在位之事下文安汝止而下皆慎在位之事也禹之意謂帝之所以有此大位者皆本乎天命之眷今也履茲帝位能慎以保之安汝止而不爲外物所移惟幾惟康而不忽于至微不玩于已安其弼直而不謬聽于諂諛惟動丕應徯志而不違于民意以此昭受上帝之命則天將再命以休矣故曰大其申命用休安汝止者言所止不可不安大學引詩曰綿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詩曰穆穆文王於穆熙敬止故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蓋人各有所止止于所當止則善矣非所止而止焉則外物得以移之矣此禹欲帝慎乃在位而必貴于安汝止也幾者動之微也事至于顯然著在耳目人誰不知所以圖之惟藏于眇綿微而未著則人多忽之殊不知已安而不能保則安未幾而危或繼于後此慎在位又在于惟康也好人順已惡人逆己人之常情也況已治之後人情溺于宴安必厭

聞切直之言殊不知不好切直之言則讒諂面諛之人日至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又在子其弼直也惟動不應僭志舊說皆謂人君無妄動則凡僭志者皆大應于外詳味經文但言惟動不應僭志未嘗言惟動僭志不應信如舊說則文勢不順余謂此亦是禹戒舜慎乃在位之事蓋人君居士民之上自非以天下國家爲念則恣情縱欲妄動妄作無所不至故禹戒舜謂人君不可妄動惟其動之之際必欲大應天下僭志之民天下之民所以僭望于

尚書言解 卷五  
君者不過欲其治我安我今人君子惟動之際必期  
欲不應天下後志之民則必無妄動之失此不應後  
志正與盤庚所謂丕從厥志之言相類夫舜始也因  
天眷命尊履帝位今也誠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  
直惟動不應後志兢兢業業慎乃在位如此則可以  
昭受上帝眷命之意天心亦以其能副吾眷託之隆  
而再申以休美之命此正大禹之意也林少穎謂天  
帝之稱其實一也考經所載凡稱天稱帝皆同但變  
文以成其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亦是變

文可知若必欲爲之說則鑿矣此說極當禹旣爲帝  
推廣慎在位之道帝于是吁而嘆美其言謂之曰慎  
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自能爲之實賴羣臣之助故  
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林少穎云孔氏以鄰爲近言  
君臣道近相須以成此說未通據下文言欽四鄰則  
所謂鄰者乃指禹之僚屬也謂左右前後相與叶力  
以事君者然則此所謂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指  
禹而言也謂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  
之人以爲助我也旣言臣哉隣哉又言鄰哉臣哉此

言之不足故重言之反覆重言以見其至誠之深此說爲善帝旣謂慎乃在位賴臣鄰之助禹亦知此事非一人所能實賴羣臣贊襄之力不復過讓故直言俞而然之謂舜責助于臣鄰其說然也由是觀之唐虞君臣以誠實相與不爲不情之舉于此可見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禹旣然舜臣鄰之責故帝于是又申言其所以資臣鄰之義謂人君居上無爲待臣以有爲亦猶心居中

虛未嘗有爲皆須股肱耳目之助故言臣作朕股肱耳目謂人君欲有所動作視聽皆須臣爲之用也自左右有民而下皆所以解釋股肱耳目之義王氏謂汝翼汝爲言作股肱汝聽汝明言作耳目此說是也予欲左右有民謂予欲善政善教左右斯民使叶于中若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卽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也體人君欲左右之心而輔翼之者則又在于臣舊說皆謂汝翼

爲人君欲左右有民臣則輔君以爲之此說不通蓋  
下文言汝爲汝明汝聽謂宣力四方君所欲爲也君  
不能自爲汝臣當爲之觀古人之象君欲觀也君不  
能自觀汝臣當明之聞六律五聲八音君所欲聞也  
君不能自聞汝臣當聽之此三事皆責臣自任其責  
未嘗有輔佐之意何特左右有民乃君自左右而臣  
乃輔君而已予謂此云左右有民蓋謂君欲輔翼其  
民以成其性君不能自爲汝臣當輔翼之也此說正  
合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之意也故其理尤長予欲宣

力四方蓋欲布治功于天下也舜謂我欲布治功于  
天下以身居九重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爲也汝當  
代我爲之也舊說左右有民是作肱宣力四方是作  
股然以人情觀之手能左右扶翼于人是左右有民  
爲作肱可知矣左右有民既是作肱則宣力四方爲  
作股又可知矣蓋奔走四方必待力乃能至也林少  
穎謂汝翼汝爲申言作股肱之事若欲一句爲股一  
句爲肱如下文以汝聽爲耳汝明爲目則不可此說  
尤渾成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此舜又言臣作朕目之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是上衣下裳製自黃帝堯舜特因之而已矣故謂之觀古人之象蓋謂上衣下裳十有二章取象于物古人爲之已有成法舜今欲觀其所象之法而作爲盛服故在禹不可不爲明其制度也日月星謂之三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能興雲雨龍取其變化無方華蟲雉也取其文昭著宗彝

宗廟彝尊也取其祀享周禮六彝有虎彝雉彝則此宗彝蓋謂虎雉之狀雉音柚獸名似猴周禮音壘又雉讀爲蛇虺之虺藻水草之有文者取其有文火繡爲火字也取其炎上鄭氏乃謂考工記言火以圓則此火乃繡其形圓如半環唐孔氏謂今之服章皆繡爲火字則孔說是也粉米米之白者也取其潔白能養人黼如斧形取其能斷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黻爲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兩已字相背欲以見善

惡州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蓋以青黑線刺  
繡爲兩巳字也十二章說者不同大抵當以鄭氏爲  
證其說讀會爲繪謂以五色畫之也讀絺爲褻展几  
反褻絜也絜時栗反絜以爲繡也十二章之服謂日  
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者畫以爲繪  
施之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  
六者絜以爲繡施之于裳也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  
至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旗冕服九章而已登龍于山  
登火于宗彝其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

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于衣次六曰  
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之于  
裳此周之九章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  
以袞爲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華蟲卽鷩雉也故  
以鷩爲名毳冕五章以宗彝爲首蓋爲虎雉之狀虎  
雉毛淺毳且亂故以毳名此成周增損有虞之服制  
也鄭氏此言皆有據而云若夫孔氏之說則有二失  
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一句謂以五  
采成服雖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據此經云

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結之于後則是此言蓋謂作服而云爾豈于中雜入  
宗廟之彝尊者哉其失一也又以絺爲葛之精者葛  
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爲裳者合孔氏知其說  
不通乃附會爲說曰暑月則染絺爲之夫絺繡所以  
爲祭服豈暑月則染葛爲服而冬月則去耶其失二  
也而又以粉米爲二物其說與制度皆齟齬而不通  
故不若鄭氏之說爲善也上旣言作會爲衣絺繡爲  
裳下又言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蓋所言特其所

象之物然作服須用繒采有繒采然後繪畫絺繡其  
所象之物于上故此必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謂如上所象十二章之物當先用五等采色于繒采  
上明施以五色或繪畫或繡刺皆以五色施之也此  
十二章天子備焉諸侯則降于天子大夫則降于諸  
侯士又降于大夫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分有尊卑  
故服有隆殺此任作服者所以不可不明其差等孔  
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服自龍以下士服藻火  
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鄭氏又謂十二章天子備有

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藻火而下卿大夫  
粉米而下二說雖不同要之皆以意度之經文不詳  
無所考據姑存之未敢必信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又舜命禹作耳之事也人君之情貴乎下通于民  
下民之情貴乎上通于君君民之間相去遼邈不能  
以自通故出納之際不無賴于大臣焉然仁言不如  
仁聲之入人深故欲出君言以通于下納民言以通  
于上又不可不本于樂矣舜之命禹必謂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者其意蓋謂  
君民之情雖不可不出納而出納之際尤不可不本  
于樂故當出納之際所以必欲其先審六律五聲八  
音以察政事之治忽還以是樂而出納五言也所謂  
以樂出五言者謂受君之言于上乃播之于樂使其  
言合于宮商角徵羽之五音民間之皆洞曉上意故  
謂之出五言所謂以樂納五言者謂採民之言于下  
亦播之于樂使其言亦合于五音君聞之足以爲戒  
故謂之納五言聞樂以察治忽因察治忽而還以出



納五言在舜特有是欲而已自不能任其責也資之以聽者其在禹乎此所以言汝聽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庶頑讒說若不  
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舜既命禹以作股肱耳目于此又言汝既居是任不  
當阿諛曲從當直言極諫凡我一言一行苟有違戾  
于道汝當弼而正之不可面則苟從退則言我不可  
弼也林少穎謂舜大聖人也所言所行爲法于天下

可傳于後世豈復有違于道者而曰予違汝弼禹亦  
大聖人也其事君盡忠亦可以爲法于後世又豈復  
有面從而退有後言之事哉而曰汝無面從退有後  
言蓋君臣之間相與警戒不得不爾惟其無是事而  
尤不忘警戒之心此其所以爲大聖人也舜既責禹  
使盡輔弼之誠故又欲其欽四隣謂禹所與比肩聯  
事左右前後之人禹亦當欽之使之同心協力而弼  
正我違也禹既自盡弼違之誠又欽四隣而相與弼  
君之違其或有庶頑讒說之人不以弼違爲意邪說

命言詳解 卷五  
媚上曲從順旨不在是道者在禹不可無術以處之也蓋所謂庶頑讒說之人乃小人之有才者其便口利辭足以變易人之觀聽而彼亦自謂其邪說爲是而頑然不可化故謂之庶頑讒說若人者不用則已一或稍用則浸潤膚受雖聖主亦不能無惑故舜于是命禹謂不幸而有如此之人汝當講侯射之禮以明其賢否旣明之若果是讒說頑然不可化之人然後鞭撻之使之痛楚常記而不忘又書其過于冊以識錄其事而爲他日格不格之驗凡所以再三如此

者欲其受辱于外愧恥于內而生其善也旣撻之書之其間必有回心向道者故又使樂工採其言以納之時以舉颺于上觀其格不格者格者則承而庸之不格者則威之以刑蘇氏云承薦也春秋傳曰奉承絜犧古者奉圭幣而薦之謂之承承之庸之謂薦而用之也卽康節曰堯舜之世天下非無小人也難其爲小人也所謂難其爲小人者雖有小人而蒙聖人之教亦變而爲君子也今觀庶頑讒說之人蓋小人之尤者舜不忍加誅絕乃撻之書之又颺其言以觀

之待之如此彼欲以小人自爲不可得也此所以雖  
有小人漸染其化亦難其爲小人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其惟  
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  
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舜命禹以作股肱耳目又命以欽四鄰以共弼朕違  
禹于此故稱俞哉以然帝之言雖然其言又有以廣  
帝之意未敢全以帝之言爲然也故曰俞哉與他人  
之言俞者異蘇氏按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

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未必然也今禹亦曰俞哉  
其亦有味于帝之言矣此說極當夫禹之所謂俞哉  
未敢全以帝言爲然者其意蓋謂輔弼之任雖在臣  
鄰然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又當廣延天下之賢使之  
居輔弼之任無謂賢才止此而已此正禹俞哉之意  
也或說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多謂帝德之光  
能及天下海隅其有衆賢當舉而用之也光天之下  
猶普天之下敷天之下張橫渠謂中國文明之地故  
謂之光天之下海隅蒼生謂四海之隅蒼然草木之

處也既言光天之下海隅蒼生又言萬邦者蓋謂內而光天之下外而海隅蒼生其地所有萬邦其邦所有黎獻皆帝之臣帝當舉而用之獻賢也如大誥所謂民獻論語所謂文獻皆賢之稱也謂之黎獻孫氏云大夫士而上冕弁在首其色不同至于野人戴髮但黎首而已黎首之民謂之黎民賢者未舉亦民爾故曰黎獻禹意言此謂當時或有處于版築耕釣未仕帝朝者帝當旁搜博采罔有遺佚也禹既欲帝求賢舉用故告以舉賢之術敷納以言而下卽舉賢之

術也賢者在外議論不達于朝廷功業未著于天下賢否難辨故必使之敷陳其嘉言奏之于上然言但可以觀議論未可以知行事故彼之敷奏于上者雖以言而我所以明其衆庶之賢否者又當以功既觀其言又明以功于是旌以車服而用之也故曰車服以庸人君子賢者既能庸以車服則在位之臣誰敢不舉賢薦士以讓其所不如之人而賢之在下者又誰敢不欣然樂用敬出以應帝旁招之命故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禹既告帝以旁招遺佚則得賢之效

如此又恐帝行之不力故又以不能旁招之失傲之謂帝苟不如此則遠近敷同日奏無功之人果何以益于治哉故曰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頹頹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禹之陳言既欲帝廣求黎獻以助成至治故此又舉堯子丹朱爲惡所以失天下者爲舜戒使舜知堯之天下合傳丹朱丹朱惟慢傲則殄厥世故舜得以受

堯之天下今舜既受故不可如丹朱之傲而不知所以求賢致治之道漢書溝洫志堯禪舜位丹朱爲諸侯則朱是其名丹乃其所封之國也丹朱不肖自以爲帝之子恃其富貴謂人出已下謔浪笑傲陵人傲物無復有好賢樂善之意惟其傲故所好者乃褻慢之遊所作者乃傲而至于虐所謂傲虐者謂始雖謔浪笑傲終實以虐陵人丹朱于此二事不惟暫行而已乃無有晝夜肆意而行頹頹然未嘗休息頹頹蓋不休息之狀也丹朱之惡不惟如此而已又矜其勇

力陸地行舟多聚朋黨而淫亂于家惟其如此故堯之天下雖朱當受而堯不與所以絕厥世也丹朱如是而堯不授以天下舜有聖德而受堯之天下舜既受之果可如丹朱乎此禹所以傲之曰無若丹朱也夫舜聖人也萬萬不至于如丹朱之舉禹言此者蓋君臣相與傲戒之道不得不然也蘇內翰曰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成王又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威靈當時人君不以爲罪乃書之史

冊以爲美談此說是也禹旣戒舜不可如丹朱之傲故此又言已惟懲劓丹朱有如是之惡至于殄絕厥世乃不敢恣情縱欲抑自勉于事功也蓋禹惟能以丹朱爲戒故娶于塗山氏之女辛日娶妻至甲日卽往治水甫及四日而不敢耽于宴安其後自娶至于有子自有子至于能泣歷世如此再過其門亦不以子故而稍留以撫字之孟子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卽此之謂也夫妻子之情人孰無之禹所以忘情者以其急于救民之溺故割已之愛而大治

土功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毛注荒大也則此所謂荒度土功者豈非大治土功乎禹愛民之情根于天性視民之溺由已溺之急于營救不期然而然豈特懲丹朱而始有是心哉然必云爾者蓋旣戒帝以無若丹朱傲故不得不言已亦以丹朱爲戒而不敢暇豫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此文繼惟荒度土功之下蓋禹謂我以丹朱爲戒惟

大治土功故能成五服之制而內制十二師外建五長以共治也五服卽禹貢甸侯綏要荒也五服之制自古已有其制洪水橫流其制圯壞至禹平水土之後于是輔成之使復其舊故言弼成則弼成者蓋古有成法禹特輔成而已或謂制五服者君之事禹不得專弼君之成而已此說不通蓋禹貢五服之制皆禹自裁斷舜未嘗與安得爲弼君之成哉五服各五百里五五共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爲五千里南北相距爲五千里故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王肅謂五

千者直方之數其說是已禹既弼成五服則已制地  
域矣故又謂之制地守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所謂地守也州十有二師孔鄭之說不同孔氏  
謂一州用三萬人工總九州計二十七萬據其意謂  
此師如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二師是通  
計三萬人然司馬法所謂師乃兵制治水豈用此師  
哉惟鄭氏謂每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九州之外薄  
迫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故言州十有二師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也林少穎謂自甸服至綏服方

三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荒服各一千里是謂九  
州之外也自甸至綏每州建十二師要荒二服每服  
建五人為長詳內畧外之道但世代久遠不知當時  
若干諸侯置一師若干種落而置一長耳惟禹平水  
土之後內建十二師外建五長內外相維故能蹈迪  
其職而各底成功獨有苗頑不率教不肯就工帝不  
可不念王氏謂禹言帝念哉蓋謂苗頑弗即工帝當  
念其罪而誅之故帝于下文言皋陶方祗厥敘方施  
象刑惟明乃所以告禹謂汝欲我念其所以誅三苗



我當命臯陶施刑以誅之此說雖可喜林少穎謂勸  
入君以用刑豈禹愛君之意兼當時苗之頑凶率六  
師以征之猶且不服豈臯陶象刑而能制哉此所謂  
帝念哉者特謂洪水既平內外皆樂于赴功惟三苗  
頑凶負固不服之國不肯就工帝當以苗民爲念憂  
勤于政事不可使有一日之慢遊也禹之陳謨有及  
于此蓋謂四海九州旣以悉服苟使天子不能窒其  
利欲之原則情竇一開慢遊傲虐無所不至將見一  
國叛之天下靡然日入于亂矣唐明皇之時海內無

事四方諸侯貢于京師不敢有後及其一旦天子惑  
于女色侈心遂生忠直浸疏讒諂並進朝廷勢輕祿  
山竊發于幽陵兩京陷沒四海橫流雖李郭之徒奮  
其忠義以圖恢復之功而河北之地卒爲割據之壤  
終唐室而不能復收舜時有頑不卽工之三苗苟舜  
忽而不念至于怠忽之心生憂勤之念忘三苗乘間  
而起則雖內之十二師外之五長各迪其功亦不足  
恃也禹之陳謨其言至此旨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

明

禹前既言我戒丹朱之惡勤于治水之事內外之臣各已迪功在帝不可不念故帝因而歎美其功謂洪水之初五行汨陳九功失序人救死不贍何迪德之有惟禹障百川而東之水土平而九功復敘人皆知有生之樂而勤于迪德是天下之民所以迪行我之德者實汝治水能致九功之惟叙故人皆迪德也汝謂內而十二師外而五長各已迪德有功惟苗頑不卽工欲我以此爲念我已命臯陶敬承汝功之有敘

者而用刑以防之想已迪德者益勉其迪德之誠未迪德者當知懼而不敢不勉汝不必過憂也此正如前九功惟敘之後而董之用威俾勿壞也漢孔氏乃以上二句爲舜美禹下二句乃史官之辭因舜美禹而美臯陶詳味此文實出千舜一人之言安可以二句爲史官之辭惟鄭氏云此乃舜推美二臣之言其說得之

夔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跕跕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

呂曰治定功成故夔以樂之至和爲言堂上之樂作祖考來格幽而神和也虞賓羣后以德相遜明而人和也堂下之樂作鳥獸蹠然而舞微而物和也籥韶九成聖樂大備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則和之至也帝王致治之盛恭和之氣鼓舞動盪如祖考虞賓羣后鳥獸鳳凰盡在舜和氣之中林少穎云自此而下斐言其所以作樂之效其文當自爲一段不與上文勢相屬蓋舜在位三十餘年與禹臯夔益之徒

相與問答者多矣史官特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是所言自有先後史臣集而記之非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其文勢相屬薛氏謂舜以苗民逆命命臯陶方施象刑故夔進諫乃謂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感况人乎王氏則謂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治功至此已成故夔稱其作樂凡此皆欲會同數篇所載以爲一日之言豈史官獨載其一日之言而盡遺其餘乎此理之必不然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享禮

曰聲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歌鹿鳴下管新宮是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堂上以歌爲主則此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其爲堂上之樂也可知矣堂下以管爲主則此言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者其爲堂下之樂也可知矣堂上堂下其器雖不同要之作樂之際實相合以成樂也然經于堂上之樂則言祖考格于作堂下之樂則言鳥獸和豈旣作堂上之樂以格祖考然後作堂下之樂以感鳥獸哉予謂堂上堂下必翕

然並作其格祖考感鳥獸當如大司樂幾變而格祖考幾變而感鳥獸但經文不備不可得而知然變所以于堂上言祖考等格堂下言鳥獸等感者特以祖考尊其格也必在堂上故配堂上言之鳥獸賤其感也必在堂下故配堂下言之鳳凰難致故必韶樂九變大成而能感其至非謂堂上樂可以格祖考而不可以感鳥獸堂下樂可以感鳥獸而不可以格祖考蓋經文上言以詠下言以間當是堂上之樂歌詠于上堂下之樂乃與之間作迭奏于下况復下文總言

簫韶九成是堂上堂下詠歌迭奏至于九變然後樂成也以此推之則樂雖有上下之異其實蓋相合而成樂非奏堂上而後奏堂下也明矣孔氏謂戛擊爲祝敵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林少穎謂其說無據但以意度之實有可疑者蓋器雖有堂上堂下之異其實一樂作止節奏必相待而成聲豈有堂上旣設祝敵而堂下又設之理戛擊旣不爲祝敵則搏拊亦不得爲作止樂之用也沈氏謂鳴球非可以爲戛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

至于戛且擊琴瑟不可以爲搏且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也據沈氏此意謂戛擊爲戛擊鳴球以搏拊爲搏拊琴瑟此說可取至謂和之至詠之不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未必如此揚子長楊賦云戛滴鳴球劉氏注球樂器也戛滴搏擊也顏師古注戛擊考也以是知鳴球固可以戛擊矣古語云撫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撫五絃目視雲漢以是知琴瑟固可以搏拊矣由是觀之則此謂戛擊者豈非擊鳴球乎搏拊

何言詩解 卷五  
者豈非拊琴瑟乎鳴球磬也謂之鳴球者以其擊之能鳴也堂上之樂以人聲爲上故特取鳴球琴瑟聲之清越者夏擊而搏拊之以爲歌詠之聲故言以詠凡此皆堂上之樂也作于堂上則祖考神位虞賓助祭之諸侯皆在堂上故夔言堂上之樂則祖考來格丹朱雖頑以堯之後爲賓于虞亦在助祭之位與羣后以德相讓考夔此言但以其並列于上故配堂上之樂言之其實是上下之樂並作樂聲既和上則祖考羣后咸和下則鳥獸萬物咸若不必如王氏謂

堂上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故堂上之樂作而能致和于宗廟朝廷堂下樂以象鳥獸萬物之治故堂下之樂作而能致和于鳥獸萬物也夫虞賓羣后相讓固有可見之實祖考位乎幽冥夔何以知其來格蓋夔謂樂之和想其必來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實有所見祖考既非實有所見而想其來則鳥獸蹢躅百獸率舞當亦是想其樂和于此感于彼非實有鳥獸蹢躅在廷之事蓋百獸有奇形怪狀見者必畏若一時奔走豈不恐懼動人哉若夫鳳凰

來儀是果有來儀于庭此言來儀其有物爲可知也  
他但言率舞蹌蹌而已不言來儀則夔之意可知矣  
大抵夔所言作樂之效謂之果有物亦不可當是樂  
旣和自應動物悟人如此下管猶大司樂所謂孤竹  
之管陰竹之管絲竹之管是也謂之下管所以別堂  
上之樂也鼗鼓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耳旁自擊  
所以出音祝郭璞云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  
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敵狀如伏虎背  
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尺櫟之蓋樂之始作

則擊祝以合樂樂之將終則櫟敵以止樂故謂合止  
祝敵笙以匏爲之列管于匏中又施篁于管端三十  
六篁者謂之竽十三篁者謂之笙鏞大鐘也凡此皆  
堂下之樂也堂上言以詠堂下言以問者蓋謂堂上  
之樂以鳴球琴瑟歌詠于上堂下之樂以下管等器  
與詠歌迭奏于下故言問按儀禮云歌鹿鳴以生南  
陔歌魚麗以生由庚此間所以爲迭奏也堂上之樂  
作故鳥獸微物亦感而蹌蹌以和也堂上堂下之樂  
上旣備言之下又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者蓋舜之

樂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  
簫韶夔之意謂堂上堂下合奏九變而樂成鳳凰乃  
感至和而來儀也簫韶孔氏謂言簫以見細器之備  
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  
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其說亦不然按古文  
尚書簫字從竹從削節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節音同  
而形異說文于管簫之簫注云參差管至于從竹從  
削之節注云舜樂名節韶又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節  
者其字從竹從削足見節韶是舜樂之總名也但今

文作管簫之簫故諸儒以簫管解之此皆曲說非古  
書本意也今當依古書以簫韶爲舜樂之總名斯可  
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一節陳少南謂夔旣述堂上之樂能致祖考來格  
堂下之樂能感鳥獸于此又曰予但知擊石拊石而  
已不知其他也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豈無所自而然  
哉皆帝德有以致之也少南此說蓋謂夔之意言所  
陳堂上堂下之樂感召如此豈我之能我但知擊石



拊石而人物自爾格則上之所陳蓋有不止于我也  
林少穎則謂此一節又別是一時論作樂之效於字  
釋文無音當作如字讀據此當是嘆爲起語之詞宜  
讀爲烏韶樂之作八音皆備而獨言擊石拊石者蓋  
五聲之播于八音而角之聲其數六十有四其聲在  
于清濁大小之間尤難和者石聲屬角石旣和則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有不和詩曰旣和且平依  
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備韶樂之和而言之也此雖  
只云擊石拊石其實總韶全樂而稱之上言鳥獸下

言百獸考工記曰天下之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  
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則知鳥獸皆可總而名百獸  
也尹者正也庶尹者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  
諧也昔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乃曰至矣盡矣如天  
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  
樂之奏幽而感鬼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庶尹  
允諧微而感物則百獸率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  
者皆由舜之德而孔子聞之于齊尙不知肉味曰不  
圖爲樂之至于斯也以此觀之則當時所感如夔之

言雖極其褒美之辭豈有一言之溢哉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漢孔氏謂此帝庸作歌乃因庶尹允諧之效作歌戒安不忘亂也林少穎謂據此一段乃史官載舜臯陶相與賡歌之辭與上文初不相貫但有庸字孔氏從而爲之說攷之于理在所不取庸雖訓用其實助語也其曰帝庸作歌猶言帝乃作歌亦不必曲爲之說詩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詠歌之觀舜君臣相與答問于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於皆言之不足而嗟嘆者至此帝庸作歌以下則又嗟嘆之不足而見于詠歌矣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所謂歌也舜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臯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乃導其意于詠歌之前也舜之意謂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本乎天命之眷顧今也巳安巳治則于天命不可以治安而忽當求有以勅而正之所謂

勅天命者惟時惟幾是也蓋治安所以難保者惟恃其治安而不知趨時故于事之當爲者或不爲而至于失職不知察微故于事之至微者或忽而不察至于失機如是則天命若何而保故舜所以先言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也然舜又謂勅天之命雖在于惟時惟幾而時幾之來又非一人之所能獨任又必有資于百工故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謂任時幾之責者實賴大臣之助也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舜先言股肱而後元首者豈非君謂我所以起

治功者實賴臣之樂于赴功乎臯陶先言元首後言股肱者豈非臣謂我之所以得爲長者實賴君之明于任用乎君言則先臣臣言則先君理當然耳然舜所以先言股肱喜哉其意蓋謂大臣喜而樂于赴功則人君之治功翕然奮起無一事之不治百官之職業自然廣明此舜之歌所以先言股肱喜而後繼以元首起百工熙也林少穎曰文中子言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然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窮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

正之迹明矣故攷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一而不可雜也故聖人與焉觀文中子之言其意謂詩也書也春秋也其原蓋出于一書也至後世簡策繁多始分爲三詩始于商書始于唐虞春秋始于平王魯隱之際而其原流皆出于書故自商周以前歲月之始終皆見于書此則春秋之未分也虞夏賡歌與其書並傳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夏之時觀之二者皆合而爲一舜禹臯陶之賡歌與夫五子之歌雖載之于書其實三百篇之權輿也此二者皆

出于一而後學者各自分藩以立同異故學詩者不知有書學書者不知有春秋以是爲學豈不失聖人之旨哉此一段雖書之所載學詩者當自此始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大言而疾曰颺自首至手曰拜手自首至地曰稽首蓋敬之至也舜之歌旣謂元首之起本乎股肱之喜

故臯陶于是拜手稽首大言以宣告于庭曰念哉蓋  
謂帝之責望于我等如此我等當念帝之所歌求有  
以副帝所望之意所謂念帝所作歌求有以副帝所  
望之意者不過相率于興事功之際不可妄作當敬  
以慎其常法既合于常法又須再三循省決之于心  
然後始成始也慎憲而後作終也屢省而後成二者  
皆不可不敬故皆言欽哉臯陶既颺言于庭使各念  
帝所歌求有以副帝責望之意然又念臣雖有樂事  
赴功之心非君之明足以知之則臣雖有是心未必

能展盡底蘊于是又賡載帝歌以致其意賡續也載  
成也帝意有不盡者臯陶乃續而成之帝之所歌謂  
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喜是君之所望于臣也然未  
及臣之所望于君者故臯陶之歌乃謂股肱之良必  
由元首之明惟人君明于上則人臣得以盡忠于下  
而庶事所由以安此所以成帝之意也亦猶訪落之  
詩是嗣王朝于廟訪于諸侯之言必繼以敬之之詩  
然後其文始足故序訪落之詩則曰訪落嗣王謀于  
廟也于敬之之詩則曰羣臣進戒嗣王也此正臯陶

所以賡歌之意然臯陶又謂上之賡歌特言君臣相  
須之理未及儆戒之意故又歌曰元首細碎不務大  
體致侵臣之職如後之人君兼行將相則爲人臣者  
知人君任之不專必怠惰不共乃事萬事從而墮壞  
矣在帝又不可不戒故臯陶所以又歌之也范內翰  
謂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  
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  
禮后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舉也益爲虞垂作共工  
虞共之事舜不知也禹爲相總百官自稷而下分總

而聽焉人君如天運于上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上  
不勞而萬物成也林少穎云舜之時君無爲而執其  
要于上臣有爲而致其詳于下雖其治歷萬世而不  
可及原其所以致此者亦無出于賡歌之數語豈非  
君臣之間嗟嘆不足形于詠歌雖不過數語言有盡  
而意無盡讀之者如聞弦歌發越之音可以一唱而  
三嘆矣此說盡之臯陶既歌以成其義又歌以致其  
戒所言皆根極至理故帝拜而受其言且俞而然之  
曰往欽哉言自今以往君臣皆當敬其事而行之禮

曰君子臣則不答拜蓋至尊之勢不可屈也然太甲于伊尹成王于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皐陶之歌帝拜而受豈非以師傅之禮待皐陶歟

臣張鵬展恭校

尚書詳解卷六

宋

夏

僕

撰

夏書

禹貢

大禹謨禹貢本皆夏書左傳引禹謨敷納以言地平天成等語皆謂之夏書則禹謨本夏書明矣今獨禹貢冠夏書之首而禹謨乃為虞書者孔子定書釐而正之謂禹謨之書所載有舜禹禪位之事故謂之虞書欲見三聖相授守一道之意前堯典虞書解之詳

矣若夫禹貢之書雖曰治水之後任土作貢在舜授受之時然禹之所以有天下實本乎此故孔子所以因其舊而特冠于夏書之首所以見禹之有天下本于有是功也禹貢之書首別九州之疆界次言治水之所經歷又其次言田賦之高下土貢之有無終言朝覲貢賦所以達帝都之道其事非一獨以貢名篇者以是書之作乃禹治水之功既成之後條陳其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以爲貢賦一定之法用以告成功于上使上之人按此以爲取民之常例是

其書之所載事雖不一實以任土作貢爲主故特以貢名焉然禹貢之書有賦有貢不以賦名篇而特以貢名篇者或謂禹貢之所謂賦者出于田所謂貢者乃其土地之所有賦則一州得以專而用之貢則所以貢于天子此書之作正以貢法告于天子故以貢名篇然按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者雖土地之所產亦夏后氏田賦之總名猶商助周徹之稱故禹貢雖有貢賦之異亦可總以貢名篇也此說最長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此作序者總敘禹貢一篇之大概也以禹貢攷之據  
濟距河別其爲兗據海距岱別其爲青至海及淮別  
其爲徐據淮距海別其爲揚據荆及衡別其爲荆至  
荆距河別其爲豫華陽黑水別其爲梁黑水西河別  
其爲雍此所謂禹別九州也自導岍及岐至于敷淺  
原所謂隨山也自導弱水至又東北入于河所謂濬  
川也按下文言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而益稷亦言  
隨山刊木繼以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此  
所謂隨山濬川者豈非隨山刊除其木先去障蔽而

後深通其川乎但序書者欲以數語包括一篇之意  
故畧刊木而不言爾冀州田中中賦上上兗州田中  
下賦下下青州田上下賦中上田賦之外又有厥貢  
絲枲鹽絺之類無非任土地之所宜而制爲等差此  
所謂任土作貢也禹貢一篇大概不過乎此故序書  
者以此數言包之按左氏言共工氏伯九州則堯舜  
之前天下已爲九此言禹別者蓋洪水之時經界圯  
壞禹又別之使復舊制耳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林少穎謂書序皆言作某篇禹貢不言作者唐孔氏謂發首言禹句末言貢足以顯矣故不言作然攷諸篇亦有此類而更言作某篇者則孔說爲不可用蓋書文尚簡不尚繁此篇上旣言任土作貢故下文不復言作禹貢亦猶仲虺之誥上旣言仲虺作誥下不言作仲虺之誥微子上旣言微子作誥下亦不言作微子也此說得之若夫此禹貢二字乃作書者揭其本篇之題于首諸篇之體皆然也書序旣言禹別九州隨山濬川此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言重複如是者蓋前乃序書之人序禹貢一篇之大槩此乃作書者欲備載禹經理九州之事故以此數語爲發首之辭也敷如孟子舉舜而敷治之敷同記曰鯀障洪水洪範曰鯀陘洪水是鯀之治水大抵持五行相勝之說謂土能勝水故其施力惟務以土陘之障之殊不知洪水之勢浩浩滔天奔突漂悍苟欲以土勝之與水爭勢于隄防之間用力雖多而成功則寡禹之治水刊山濬川無事陘障順其滔滔之勢而利導之故作書者于禹貢之首所以言禹敷土以

發明禹治水所以能成萬世永賴之功者本乎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而已既言禹敷土又言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者蓋作書者謂禹之敷土也先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水患既平乃定九州之高山大川表其分域如濟河惟兗州專以大川爲界荆衡惟荊州專以高山爲界華陽黑水惟梁州兼以高山大川爲界所謂奠高山大川也孔氏謂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說不然夫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有司之常事矣而乃言于刊木之下冀州之上非

序也則知孔氏之言爲不然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嶺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林少穎曰唐孔氏謂九州之次以地爲先後蓋水性下流當從下泄治水皆從下治冀州帝都于九州爲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從兗而東南次青從青而南次徐從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北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

後之自堯而下皆準地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並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海堯在冀州之東南兗冀之水各自東北而入海蘇氏謂堯之時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又次之河水冀兗爲多而徐其下流被患亦甚堯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林少穎謂此二說皆未盡善蓋洪水之患泛濫于天下其始之也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以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槩脈絡相應今九州

之後導山導川之次所謂導岍及岐至又東北入于河者卽其治水首尾本末之序也若夫此序九州但專記每州之經界與田賦貢篚之詳其間所載山川乃下文載導山導川之次其文所不備者則又于逐州言之使後世先因逐州所載攷其川瀆所在又以後所載首尾本末之序彼此相發則大禹治水之委蛇曲折乃聚一州之水于逐州之下使後有攷據非謂先治一州之水使有所歸而後更治一州也此說極然禹貢自兗州而下皆言經界獨冀州不言者別

帝都也雖不言經界以餘州準之則冀州經界實存乎其間蓋冀州三面距河東河發于積石東北流既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謂河曰西河以雍之河在冀之西故雍州下云至于龍門西河是也河至華陰則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謂河曰南河以豫之河在冀之南故周官爾雅曰河南曰豫州是也河至大伾則又折而北流兗州在其東謂河曰東河以兗之河在冀之東故周官職方氏曰河東曰兗州是也以三州攷之冀之域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

河之東記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遙職方氏曰河內曰冀川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則冀州雖不言經界以他州準之可以互見矣夫禹貢之書欲別其帝都故冀州不言經界異于餘州若夫職方氏奠九州之經界正東曰青州正南曰荊州正西曰雍州正北曰并州皆指帝都所向之方言之至于豫州王都之所在乃不能別異併與他州混同稱爲河南曰豫州初不能如禹貢別異之此則職方氏之失也此禹貢之書所以獨出于千

載之上而非後世地理家之所及也先儒皆以冀州  
既載爲一句漢孔氏之說則謂堯之所都先施貢賦  
役載于書唐孔氏廣其說遂謂計其多寡賦貢配役  
載于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據經但有所載二  
字諸儒乃有賦役載于書籍之意兼堯以下八州州  
名之下皆爲絕句惟冀州之下有此既載二字而下  
文壺口二字又無所屬孔氏遂謂壺口之下言治欲  
上下皆治此說尤陋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爲一句  
詩曰椒載南畝謂始有事于南畝也此亦是始有事

于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故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也少穎謂禹貢山川地理歷三代春秋至于今且數  
千年間地名變易各有不同又其川瀆下流多有圯  
壞無復鉤攷唐孔氏據漢孔氏所載而附益以班固  
地理志其意謂秦焚詩書圖籍皆在高祖入關蕭何  
盡收之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身爲武帝博士必具  
見圖籍所載山川必是驗實今亦依正義所載而旁  
採諸儒之說以附益之不敢自必其然也孔氏謂壺  
口在冀州岐梁在雍州按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

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蓋壺口在河之內故知其屬冀州梁岐在河之外故知其屬雍州也然言冀州之水而及雍之梁岐者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橫流禹疏通之謂之孟門地理志曰壺口在北屈東南酈道元曰孟門在北屈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此言之則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別出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于水禹于壺口

之西闢孟門而始事于壺口于梁州之北闢龍門而終事于梁山而餘功又及于岐山焉壺口岐梁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此冀州所以言雍州之山也漢孔氏謂高平曰原太原原之大者漢以爲大原郡卽晉陽縣是也岳陽卽太岳在太原西南屬河東郡山南曰陽謂之岳陽蓋太岳之南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則知此岳陽卽太岳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則太岳卽霍山矣曾氏謂太原汾水之所自

出太岳之南蓋汾水之所經也此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蓋導汾水故也河過孟門龍門而汾水自東入焉汾不入則失所經故既載壺口而修太原次之曾氏謂經始而治之之謂載因其舊而修之之謂修壺口昔未嘗治禹經始而治之故言既載太原則因蘇之功而修之故言既修此說是也覃懷孔氏謂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底功然後至衡漳按地輿志河內郡有懷縣卽此覃懷也王肅謂衡漳爲二水名惟孔鄭諸儒謂漳水橫流入河謂之衡漳衡卽

古橫字當從孔說故蘇氏按九域志冀州有衡水縣卽衡漳水今長盧河卽其故瀆無二水之別唐通典又云洛州廣平郡服鄉縣有橫漳瀆者蓋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二水相合橫流入河過郡凡五千六百八十里所經既遠不惟冀州有衡漳洛州亦有衡漳而河北貝州亦有漳南縣相州亦有臨漳縣皆漳水之所經者桑欽載又云二漳異源而下流同歸于海未嘗入河與此異者蓋河自泒水大



陸至碣石入海禹之故道也周定王五年河徙而益東故未至碣石而入海漳水自漢已不入河而入海者以河之徙而日益東也故唐人常言今之漳水與古異能發源獨達于海也曾氏謂河自次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形南北爲縱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縱而漳橫可知矣漳水入河如不以道則害于河流故禹已修太原至于岳陽又自覃懷致功踰太行而北導漳水而使之入河也冀州三面距河河爲大患故于所治自壺口衡漳皆所以治

河之害與夫別流之入于河也然則禹之治水可謂不苟目前之效而必欲盡除其害也水害旣除則土之色性可辨下文厥土惟白壤所謂辨其土也蓋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色九等以制天下之地征則將欲教民樹藝與夫因地制貢苟非辨其土之宜則如職方氏所載荆揚宜稻冀雍宜黍稷之類何以知其宜而教之樹藝所收多寡何以得知此禹于水平之後欲教民稼穡因制貢賦所以先于辨土也然辨土

所宜又有二曰白曰黑之類辨其色也曰墳曰壤之類辨其性也蓋周官草人糞壤之法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不併其色性辨之則雖知其土之所宜種者在此又豈知其所以糞種者用何物哉此禹之辨土所以又必致意于色性也冀州之土色別則白性別則壤故謂之白壤漢孔氏謂無塊曰壤顏師古注漢書太柔曰壤鄭氏注周禮謂壤和緩貌言雖不同其旨一也土宜旣辨則農事于是乎可興田賦之差于是乎

可定下文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所謂定其田賦之差也冀州之賦比九州爲第一故云上上然歲有凶豐水旱之不同不可取必于每歲之常必時有所蠲故所入較九州不能常在其上亦有時錯出其次故云上上錯也唐孔氏謂多者爲正少者爲錯冀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言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豫州之賦以上中爲正有時錯出中上故言錯于上中之上揚州亦以

下上爲正有時錯出中下不應加錯于下上之上故  
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言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  
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有時上而  
出下上下而出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也孔氏之  
說甚善夫九州之賦雖曰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然歲  
有豐凶上之人又必使之錯出他等之賦則凶年必  
無取盈之理而孟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  
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寡取凶年取盈焉林  
少穎謂禹法既有每歲常數又有雜出他等之時凶

不取盈無不善者竊意後世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  
於每歲之常賦無有雜出之時或戰國諸侯重斂哀  
刻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托貢法以  
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是孟子所謂不善者特救戰  
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本朝太宗皇帝旣平河東  
制爲和糴之法是時斗米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  
官爲市其後物貴而此法不改遂爲河東世世之患  
故謂河東和糴爲弊政則可謂太宗和糴之法不善  
則不可說者又謂一夫受田五十畝以五畝爲稅就

五畝之中較數歲爲常者此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一夫受田七十畝以七畝爲公田借民力而耕隨多少取之者此所謂商人七十而助也一夫受田百畝畿內用夏之貢法稅民以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公田籍而不稅此所謂周人百畝而徹也三代取民名雖不同皆不出于什一而禹貢又有九等之差者林少穎謂此有九等之差乃九州賦稅計其出入之總數而多少比較有此九等冀州之賦比九州爲最多故爲上上兗州之賦比九州爲最少故爲下下其餘

七州例皆如此非取民之制有此九等輕重之差故唐孔氏亦云此九等所較無他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其說得之冀州賦雖上上而田之高下肥瘠以九州較之爲第五故言厥田惟中中夫田之高下旣分九等則賦亦當稱是今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地有廣狹民有多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準之况洪水旣平之後蕩析離居者未復其業必有偏聚之處故地有闕不闕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

何言言解  
卷之二  
級如此遼絕也然禹於九州之士既辨其色性至此  
又辨其出分爲九等者蓋取其發生萬物言之則總  
謂之土故論其色性至于卽是土而加以入功播種  
之則謂之田然後可以高下九等言之也餘州先田  
而後賦此則先賦後田者林少穎謂王畿千里之地  
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  
官載師所載則非盡出于田賦矣故其文屬于厥土  
之下若夫餘州所載則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異  
于畿內也貢篚之制自兗州而下皆有之冀州獨不

言鄭氏云帝都入穀不貢若下文五百甸服納總納  
稊納粟納米皆是爲天子治田出穀故不獻貢篚此  
說不然蓋賦出于田貢出于土賦則治是州者得以  
專之貢則治是州者以其土地所生而貢于京師以  
爲服食器用也乃帝都凡其地之所出地之所宜皆  
天子自賦以供用無所事于貢故不言貢篚林少穎  
亦謂畿內之地天子之封內也無所事于貢此說得  
之凡九州所載治水曲折皆言于田賦之上此恒衛  
既從大陸既作獨言于田賦之後者蓋自壺口至衡

漳乃未定田賦先有事而成功故言于賦之前此乃  
成功于冀州辨土宜定田賦之後故其文屬于田賦  
之下不得與上文衡漳相屬亦史官因其實而錄之  
者也會氏云二水在帝都北且遠大陸地最平而河  
所經故成功在賦既定之後此說得之地理志恒水  
出常山曲陽縣在唐有恒陽縣衛水出常山靈壽縣  
東北入滹沱河今常山有靈壽縣恒衛言既從謂二  
水向焉泛濫漫衍今治之盡從故道也大陸在鉅鹿  
縣北孫炎等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是也按春秋魏

獻子畋于大陸杜注云汲郡修武縣吳澤也鉅鹿修  
武相去甚遠亦云大陸者正義謂爾雅廣平曰陸但  
廣而平者皆爲大陸故二縣皆有大陸也大陸言既  
作水退盡可耕作也島夷皮服漢孔氏謂海曲謂之  
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患退也林少穎云此說  
不然蓋茹毛飲血被服其皮夷狄之本性也不必水  
平而後得衣皮况禹貢九州如冀揚之島夷青之萊  
夷徐之淮夷和夷雍之崑崙析支渠搜皆九州近要  
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任土作貢自綏服之內皆有每

歲常貢至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亦不責其重貨  
間有効誠于上者則使之輸其所有之物如蠙珠織  
皮是也然則此所謂島夷皮服豈非貢其皮服乎禹  
貢序冀州先既載其治水山川折次及其出賦之高下  
又次及島夷所貢之土物則冀州之事無餘蘊矣然  
下文言夾右碣石入于河者孔氏梁州解云浮東渡  
河還帝都白所治唐孔氏亦云禹之治水必每州巡  
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工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  
布並作還都白帝所治于時帝都近河故每州之下

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林少穎云此說不然  
攷地理志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則碣石是負  
海之山也夾右碣石入于河導海以入河也冀州帝  
都所在若是治畢還白帝所以治豈須遵海以入河  
然後能至兼揚州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豈禹欲至  
帝都乃由江以入海由海以入淮泗由淮泗以入于  
河如是之迂迴哉鄭氏云禹治水畢更復行之觀地  
肥瘠定貢賦上下林少穎云此亦不然如鄭氏說則  
不當序于出賦貢篚之下王肅則謂九州之下說諸

治水者功主于治河之道非有往來乘河之事以此知諸儒之言皆不通惟周希聖謂九州之末皆載其入帝都之道蓋天子之都必求舟楫之所可至使諸侯之朝貢商賈貿易雖其地遠而轉輸甚易此說得之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三面距河則是建都之意實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下言其所以達都之道始末曲折無不備盡而皆以達于河爲至蓋達于河則達于帝都也然揚青不言達河者兗州言浮濟漯

達于河矣故青止云達濟由濟以達河也徐州言浮淮泗達河矣故揚州言達淮泗由淮泗以達河也旣以九州之道達于河則其利于舟楫通于轉輸者無足疑也然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故云右碣石蓋冀州之北遠于帝都之地凡舟楫轉輸必夾此右碣石之山以入河則至帝都也蘇氏謂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本朝祖宗都于大梁取其轉輸之便使自江淮閩蜀而至者道于汴河自京西而來者道于



蔡河自山東而來道于五丈河凡入京師達河而至是亦得唐虞達都之意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澠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潔達于河

林少穎謂自兗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書序所謂禹別九州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者卽此也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世地理家

成憲者蓋其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名萬代不泯州名得附此而傳則雖後世更改移易亦不沒矣故禹貢九州雖萬世之後欲求其分域皆可得而考者由其以山川定逐州之經界也若夫州名爲兗之類乃古者疆理天下爲九州州之疆界不可無別故州爲一名以別之非有意義于其間漢孔氏謂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故謂之濟河惟兗州唐孔氏廣其說曰據跨也距至也兗

州之境東南越過濟水西北則至于東河而已其意蓋謂言據則其地不止于是言距則止于是而已此說甚善蘇氏謂濟水出陶邱北一東一北而人于海故兗州之東南皆以濟爲界河自大伾至于海皆北流故兗州之北境得至于河周無徐州故兗州之界出濟之東南若徐之岱山周則爲兗州之鎮徐之大野周則爲兗之藪蓋周無徐州故兗得以出乎濟之東南故也林少穎謂濟字今文作從水從齊而古文書周禮職方氏班固地理志皆作從水從弟按說文

從水從弟注云兗州之濟其從水從齊字注乃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雖同而義實異後世雖以從水從齊爲兗州之濟而其實乃字之訛也故當從古文爲証河自冀之大陸北流入兗分爲九道故兗州所以首言九河旣道卽爾雅所謂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是也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數公皆從而爲之說謂徒駭爲禹用功廣衆懼不成以太史爲大使

人止通水道以馬頰爲上廣下狹如馬頰以覆釜爲水中多渚形如覆釜胡蘓爲流水多散以簡爲深大以潔爲水多石治之若絜鉤盤謂曲如鉤折如盤以鬲津爲狹小可鬲爲津此皆附會曲爲之說故唐孔氏謂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雖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則九河之名不可以義訓求也明矣曾氏云別爲九河之名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爲異名

乃分簡潔爲二以足九河之數豈有數河皆復名而簡潔乃單名者漢許商則謂徒駭乃分爲八審如曾氏所言則是九河其一爲經流而其八爲支派也林少穎皆以爲不然據下文言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則河自大陸以北播爲九道分支別派並列爲九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以八爲支派哉此說極善九河之地在兗州平原以北漢許商上言于成帝時謂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其間相去二百餘里今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縣

界中唐孔氏謂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既知三河之處則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鬲縣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可知孔氏此說于經傳雖無明文亦有此理孟子曰禹疏九河九河言疏則禹之前既有九河洪水湮塞禹乃疏之通之故此亦言九河既道謂禹但疏通使復其故道耳播之者非禹也或云河水自高而下其勢奔湍禹播九河分其勢而復納之于海信斯言也豈所謂行其所無事哉雷夏

澤名在濟陰城陽縣西北其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之澤本名夏澤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因名雷夏周禮職方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讀爲雷雍以雷卽此雷雍乃下所言灘沮理或當然雷夏之水昔常散漫至此而聚故言旣澤陳博士謂川欲其行而不可使之湮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禹于九河則導之使行于雷夏則鍾之使止順其勢之自然而已故無容私焉此說極當灘沮二水先儒不著其本末直云二水會合同入雷澤按爾雅注灘河

流別出復還者則澗乃出于河而還入于河非注于雷夏也按地理志沮水出常山元氏縣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西至堂陽入黃河不見澗水之本末今攷常山郡非兗州之地屬冀州二水乃載在兗州皆未可指定以處兗州必有此二水後世無所鈎攷所謂會同者必是二水異出而合流也周希聖謂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爲喻此論甚善兗州之水旣導九河澤雷夏澗沮又已會同則水退而土性復矣故宜桑之土于是可以享蠶桑之利林少穎謂

九州之民皆賴蠶桑以爲被衣獨于兗州言者以兗州貢絲與織文尤宜于此故于兗州言之降丘宅土亦謂洪水之初民皆升高丘避水今水旣平乃得降丘而卽平土以居之也夫水退之後降丘宅土九州皆然獨于此言者林少穎謂當洪水滔天之時高山爲水所懷民避水于山者其患輕丘陵爲水所襄民避水于丘者其害重丘蓋山之小者兗州地界濟河之間平地多而山少卑濕之處無山可憑但升高丘避之其被水害比九州爲甚今幸水退升丘之民得

以復居平土此尤可喜故于兗州言之鄭氏亦謂此州遭水其民尤困水害旣除下丘宅土得免于危厄故記之此說是也兗州水退之後其土以色別之則黑以性別之則墳墳謂土脉墳起也其土所生之草木水退之後以草則繇繇謂茂也以木則條條謂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言草木孔氏謂此三州偏宜草木林少穎謂不然按九州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于草木多宜皇矣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則西北最宜草木也可知至于東南卑濕于

樹藝誠非所宜竊謂此州言草木者乃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遭水患草木不遂其性至是而或繇或條或天或喬或漸包故于三州言之以見水退草木遂性非謂此三州最宜草木余謂少穎此說雖可喜然以揚州攷之揚州亦言草木也而其貢乃有羽革齒毛惟木木尚預貢則宜草木可知矣以此較彼則孔氏之說又似可取未敢以少穎爲然也兗州田中下于九州第六而賦乃第九者蓋洪水之害河爲甚兗又河之下流其被泛溺之患比餘州又甚兼土廣

人稀故賦所以下田之三等也賦第九而云貞者孔氏云正也州第九賦第九與州相當唐孔氏廣之云此州治水最後畢州爲第九成功賦亦第九與州適相當故云貞曾氏謂賦第九所賦最薄君天下者以薄賦爲貞故變文云貞此二說皆以貞爲第九之賦要之孔氏不若曾氏之說簡易也蘇氏謂貞正也賦隨田高下者正也其有不相當者必有其故非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夫九州之賦相較爲等差豈有雍賦既第六而此復第六哉

蘇氏之說不足信矣夫兗州賦既第九又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州被水患也甚雖所賦于九州爲第九又不卽加賦法必寬以待之使耕作十三年然後乃有賦法與他州同也說者多以十三載爲禹治水所歷之年故唐孔氏與馬融皆謂鯀治水九載績川弗成舜舉禹治水三年功成九載加以三載爲十二年是禹治水十二年而八州平兗州乃十三載而後畢功比他州在最後故特言之曾氏又舉高堂隆之言謂禹治水前後歷二十二年其說以鯀九載並此

十三載故云二十二載詳考二說皆不足取據此言  
作十有三載乃同承于厥賦貞之下則十三載專爲  
兗州貢賦設也非謂治水至十三年而功成也兗州  
之地宜漆與蠶桑故其貢以漆絲然有貢又有篚者  
蓋入貢之時其物出于女工之成可充人君之衣服  
則盛于篚而貢之兗州宜蠶桑其女工有織而成文  
錦綺之屬此所以使之篚而入貢也叅攷餘州徐篚  
元織縞揚篚織貝荆篚元纁纁組豫篚織纈皆可充  
衣服之物故篚而貢之若夫青州所篚之屨絲雖非

可充衣服之用然爾雅謂屨絲出東萊以織縉堅韌  
異常則亦可充衣服故篚之比至梁雍有貢而無篚  
以其地不宜也少頴云八州之貢多少不同揚荆最  
多兗雍最少各因地之宜而不可強其所無雖然有  
多寡不同大抵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其每歲之  
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此說得之兗貢篚入帝  
都之道自濟漯二水循流而入然後至河故經言浮  
于濟漯達于河顏師古曰以舟行水曰浮漢孔氏曰  
從水入水曰達此云浮濟漯達河者豈非謂自濟漯



泛舟而行因水入水直至于河不須舍舟而陸也按地理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濟卽禹貢所謂東流爲濟者是也唐孔氏謂此言浮于濟漯達于河蓋自漯入濟由濟入河周希聖云由濟入漯由漯入河二說不同少穎云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二說未必然要之二水不必相通苟濟亦可以入河漯亦可以入河則亦可謂之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此說得之

海岱惟青州嶠夷旣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以海岱爲界漢孔氏謂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惟青州唐孔氏廣其說謂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青州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則是青州之境非特至海畔而已故孔氏云據又漢末有公孫度者北據遼東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則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其後舜分青州爲營今遼東卽營州之地是青州越海兼有遼東也明矣蘇氏謂青州

之西與兗州以濟爲界而不言者以兗州見之爾雅  
不言青州商制也商無青州并青于徐也周禮有青  
無徐并徐于青也嶠夷則羲和所宅之地既畧者漢  
孔氏云用功少曰畧蘇氏不取其說謂略卽封略之  
畧言已爲之封畧也蓋地接于夷不爲之封畧則有  
猾夏之變非用功少也禹于治水土則有胼胝之勞  
豈但于海嶠之地乃用功少耶此說極然林少穎謂  
禹貢九州如冀揚之島夷此州之嶠夷萊夷梁州之  
和夷徐州之淮夷是數州之境接于要荒故有蠻獠

之民雜處其地如後世蠻洞羈縻州郡漢孔氏乃云  
嶠夷萊夷和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夷爲狄名豈  
理也哉地理志濰水出瑯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  
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  
海今濰州淄州卽其地二水本皆泛濫今皆復其故  
道曾氏乃謂九河沱潛言旣道禹爲之道也旣之爲  
言已也言禹之事已成也濰淄言其道水自本道非  
禹爲之其道者指物之辭言得其道之故而巳夫以  
旣道爲禹爲之道則後言旣豬者豈禹之豬哉又言

既入者豈禹爲之入乎要之或言既與其皆語辭也  
不必曲爲之說林少穎云此州雖近海然不當衆流  
之衝蓋河濟之下流兗州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  
漢之下流揚州受之故此州施功濰淄二水順其道  
以入海則其功畢矣故止言濰淄其道濰淄既道則  
土可以下故卑地之土則色白而性墳瀕海之土則  
斥鹵而廣以青州近海則有二種之土也許氏說文  
謂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蓋鹹也可煮以爲鹽者  
青州田第三故言上下賦第四故言中上貢則以近

海故貢鹽絺與海物等鹽卽廣斥之地所出也絺細  
葛也雖非海濱所出竊意亦此州所有故貢之海物  
卽水族之可食者所謂麤羸蜃蜆之屬是也但惟錯  
二字說者不同孔氏以其連于海物之下故謂海物  
惟錯非一種故言海物惟錯諸儒皆從之林少穎謂  
此總言海物惟錯不知其爲何物則固非一種矣何  
須更加惟錯二字竊謂此言鹽絺海物惟錯與揚州  
齒革羽毛惟木其文與此同木旣別是一物而言惟  
木則此言惟錯亦應是一物如豫所謂錫貢磬錯當

是治玉之石也少穎此說雖可喜然孔氏之說後世承而用之既久其說于經亦不爲不通故當從孔氏青州既貢鹽絺與海物等而下又言岱畎絲枲鉛松怪石五品者蓋九州之貢直言于厥貢之下不言其地者以其一州所出充貢物之品不可指地而言之其言地者乃是此地出此物比他地爲尤良故言地以別之若此州所謂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徐州所謂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荊州所謂惟箛篥楛三邦底貢厥名者皆是此地出此物比他處爲最良故也舜典

岱宗注云太山也則此言岱畎蓋太山之畎谷也絲枲也枲麻也鉛錫類也其色青于錫今此州所貢絲枲鉛松皆是適用之物至于怪石則誠有可疑者竊意當時制禮作樂必資以爲器用之飾于義必有不

可闕者非是欲以無益之物爲玩好也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者數人夫器與俎皆通用之物惟漆之雕之有以起後世奢侈之漸故諫者不止若使制貢之間有可已而不已者則諫者愈衆矣舜禹必不用也此說極然萊夷萊山之夷也其地周謂之萊子國漢

謂之東萊今有東萊郡卽其地也按左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觀此則萊夷爲夷狄明矣萊夷言作牧謂水退可以放牧也蓋夷人以畜牧爲事以射獵爲娛故從其俗言之麋絲麋桑蠶絲也詩曰其麋其柘則麋蓋柘之屬今人謂柘爲山桑則麋絲蓋用麋桑養蠶所得之絲也但麋絲所用說者不同孔氏謂中琴瑟之絃蘇氏引爾雅謂麋桑山桑也惟東萊有此絲以爲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陳博士謂麋不可

織使萊人貢無用之物則受之爲無傷數說皆以意度之難分是非但蘇氏謂麋絲必萊夷作牧然後有此故言厥篚于作牧之後今考其文勢先言厥貢卽言萊夷作牧而繼以厥篚麋絲則蘇氏此說似有理也汶水地理志云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卽下文所謂滎沔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者是也此州載入帝都之道必言浮于汶達于濟者蓋以道沔水攷之則汶濟河實相通故欲至帝都當由汶以達濟然

言濟不言河者上兗州已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此  
直言達于濟則達河可知少穎謂王制雖言凡四海  
之內九州是方千里無有贏縮多寡于其間如淮海  
惟揚州自淮至海不啻千里則以揚州言之于千里  
惟有餘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自濟距河自海距  
岱皆不及千里則以兗青言之于千里惟不足蓋禹  
別九州本以高山大川爲準旣取必于山川則難以  
千里限之也王制之言但謂九州雖贏縮多寡不同  
然長短相補亦可約其爲方千里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旣豬東原  
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  
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厥篚玄纈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之境言海岱及淮漢孔氏謂東至海北至岱南  
及淮蓋徐州東直抵海北接青州則至岱南及揚州  
則及淮也爾雅涉東曰徐州今禹貢徐州不言涉而  
青州乃言涉者爾雅商制商無青州青兼于徐故徐  
言涉也周禮職方正東曰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音述今禹貢徐州乃有淮沂者職方周制周無徐州徐兼于青故淮夷見于青也少穎謂禹貢不惟冀州不言疆界以餘州互見然其餘八州亦有互見于他州者夫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今但及其山川之二境則其不載者豈非互見于鄰州之間乎至徐州獨載三面所至者此又其辭不得不然若言海岱則兼于青州言淮海則兼于揚州故言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別徐州之界此說極然按地理志淮水出桐栢山桐栢在南陽平氏縣東南蓋豫州之境也沂水出泰山

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二水卽下文所謂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者是也二水發源皆不在徐州而于徐言其父者二水雖發源于他州其下流至徐始爲大患故于此言其父爲二水皆已治也少穎謂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酈道元曰沂水出居石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曾點所謂浴乎沂者卽此水也又武水出武陽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水又一水出黃孤山亦曰小沂水許慎曰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則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此所謂沂蓋指

蓋縣所出入泗之沂以下文導淮桐柏東會于泗沂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源委相注故併二水言之此說是矣蒙山在太山之蒙陰縣西南徐之北境山語所謂東蒙詩所謂奄有龜蒙者卽此山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廵鯨于羽山卽此山也二山言其藝謂水退之後二山皆可種藝也大野澤名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野卽大野也大野言旣豬謂往前泛溢今水退得豬水爲澤也孔氏謂水停曰豬周禮有以豬畜水豈非有停畜之義乎蘇氏謂周禮職

方氏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今徐州有大野者大野在徐之西兗之東周無徐州故以屬兗此說得之東原卽今之東平郡在徐之西境其地平故謂之原東原言底平謂致功而地平可耕也曾氏謂徐州言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旣豬東原底平則水之流止地之險易無所不治蓋淮沂是水之流也大野是水之止也蒙羽是地之險也東原是地之易也流者止者險者易者無所不治則此水平可知矣此州水旣平故色別其土則赤性別其土則埴墳墳先儒



訓爲土脉墳起人皆知其義惟埴訓爲土黏曰埴亦未知埴何以訓爲土黏故唐孔氏按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則土非黏安可搏以爲埴故知埴當訓爲土黏也此州言埴墳謂土性雖黏而膏脉亦自墳起也林少穎乃以埴墳爲二種夫土有二種青州常言之青州言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則凡言土有二種者必析而言之未嘗併言若必謂埴墳爲二種則豫州之土已別二種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墟豈可又謂豫之下土又有墳墟二種哉故當謂埴墳爲埴

而墳也徐州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爲日久矣今也洪水旣平乃始進長而叢生故言漸包以漸有進長之意包有叢生之意故也此州田則第二故言上中賦則第五故言中中貢則五色土故言厥貢惟土五色所謂土五色非謂一土有五色謂此州有青黃赤白黑五種之土也韓詩外傳謂天子社廟五文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苴以白茅明有土當謹敬潔清蔡邕亦謂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

封爲王授以太社土各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歸國立社謂之茅社孔傳所明與二說皆同則徐州所貢五色之土豈非欲用以立社乎林少穎謂前言赤埴墳此又言土五色蓋此州之地大抵赤色者最多青黃白黑者僅有而已此說極然上貢土五色不言其地下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乃獨言其地者蓋上言五色土乃徐州境內有處非一故不指一地而言惟夏翟孤桐等乃生于此地者最良故特言其地也羽卽前蒙羽其藝之羽山

也羽畎謂羽山之畎谷猶青州言岱畎也夏翟雉也雉謂之夏翟者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染夏染五色然則此言夏翟豈非謂雉之具五色者乎孔氏謂翟羽中旌旄其意見周禮司常有全羽爲旌故謂翟爲旌旄之飾要之古者器用車服用雉爲飾者多矣不但旌旄也嶧陽嶧山之南也地理志東海下邳縣有葛嶧山詩所謂保有鳧嶧卽此山也孤桐特生之桐也可中造琴瑟之用詩言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用桐可知矣莫非桐也而生于嶧山者爲美嶧山固多桐

也而生于山南者爲難得生于山南者固難得也而介然特生于山南者稟氣爲尤全故尤爲可貴此所以必責貢于嶧陽之特生者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則桐以向日爲良也可知矣泗濱泗水之旁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雕陵縣入淮卽此水也浮磬謂石之浮于水上可以爲磬者也泗水之旁有此浮石故使之貢焉唐孔氏謂石生水旁水中見石似石水上浮焉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周希聖謂浮過也與名浮于實之浮同謂泗水

之石其高過于水上者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據此二說但以石非浮物故從而爲之辭要之不必浮水上者然後謂之浮但磬聲貴清越以長故必取石之輕者爲之所以言浮磬也曾氏謂不言浮石而言浮磬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上之夷民也漢孔氏乃以謂二水名唐孔氏廣其說謂淮卽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王肅亦同此說皆不若鄭氏謂此言淮夷蠙珠暨魚蓋言淮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也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則淮夷豈可謂

之水名哉蠙蚌之別名也謂之蠙珠謂珠出于蠙故  
言蠙珠也暨及也謂獻珠及魚也元織縞漢孔氏以  
元爲黑縞縞爲白縞織細也言織在中明二物皆  
當細此說不然曾氏謂先儒以黑經白緯爲織織與  
縞皆去凶卽吉之服縞亦爲燕服記曰及期而大祥  
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注云黑經白緯曰織則  
知織也縞也皆去凶卽吉之服也記又曰有虞氏縞  
衣而養老則知縞爲燕服也元也織也縞也凡三物  
釋者以元縞爲二物以織爲細誤矣據曾氏此說蓋

謂元黑縞也織黑經白緯之縞也縞白縞也徐州之  
篋有此三物故言之曾氏此說進退有據故特從之  
徐州入帝都之道言于淮泗達于河蓋泛舟于淮  
泗以達于河然後至帝都也淮泗達河之道二孔無  
說惟蘓氏攷據歷代事實其言最詳蘇氏引說文曰  
水自河出爲澗澗水東出于泗則淮泗可以達河者  
以河澗之至于泗也許慎曰泗受沛水東入淮則泗  
之上流自濟亦可通河東坡云自淮泗入河必導于  
沛世傳隋煬帝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蓋學者攷

之不詳按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少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卽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爭裂之處自秦漢有之安知禹時無此水道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發吳杜預與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事也秦漢魏晉以來有此水道非煬帝開創明矣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古彭城之東北然後東而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

臣李鈞簡恭校

